皇清經解

LM8
106

C35
16

尚書後案

周書

漢 王充 撰
宋 王應麟 補注
國朝 惠棟 校

王曰封敬哉民豈厥民達大達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惟我有師師

仁
478
106

東學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學海堂

文選樓藏書

周書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尚

孔傳曰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用其臣以通王教于民通民事于國通王教于民惟乃國君之道汝惟君道使順常于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疏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

皆賢與艮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卽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于國使人君知之也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于國故連言之用臣卽用卿大夫都家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敎于民也上承于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

桑曰鄭注云云者康叔所治當有卿大夫采邑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無列邦之君言用其庶民及小臣之賢者以達大家之政于邑已用其臣之賢者以達二王後及邦君之政于國此二者皆用牧之所有事也詳繹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疑是僞孔所改也王與邦君然言則非天子故鄭以爲二王之後亦邦君也以其不臣更別之月之達王及邦君政亦須用庶民但言臣者省文也大家是本國卿大夫采地故鄭言于邑王與邦君是他國故言于國也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臣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鎭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鮚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卽衞之

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皆是也傳以大家爲兼卿大夫者是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夫稱家卿稱都對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曰卿是卿亦大夫孟子孟獻子百乘之家是卿亦稱家且侯國不可言都也傳又言都家則非是疏附會之引都家之官注乃夏官敘官都司馬注文愚攷侯國之制經典無文載師家邑小都本王朝之制但侯國亦有卿大夫則制必相似若兼言都家則連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兼舉之與侯國不合疏又以公邑解之載師四等公邑全屬王國之制侯國豈得備有且夏官都司馬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司馬注云家卿大夫采地觀此文甚明侯國自然只應有家不應有都何得混言都家且疏于上注改三公爲公卿下注去卿字專言大夫移易鄭注以遷就僞孔皆非也傳又以王爲天子王字句絕亦非以惟邦君爲句謂惟乃國君之道亦不詞當從鄭義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傳曰言國之三卿正官皋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疏曰不言士從可知

案曰三卿已詳牧誓酒誥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兼職者王制疏引崔靈恩疏云三卿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

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也尹卽酒誥庶尹正官也旅卽牧誓亞旅之旅但彼專言大夫此兼士爲異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釋文曰勞力報反下同）

傳曰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疏曰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案曰上文旣言用賢才以達政立典常以爲法使三卿以下皆不敢厲人而此節歸本于躬行率先以爲之倡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釋文曰宄音軌見如字徐賢遍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

鄭曰戕殘也（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疏○案曰釋文作馬注傳曰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疏曰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之下言有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案曰鄭云戕殘也者春秋宣十八季邾人戕鄫子于鄫賈逵注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是戕爲殘也

又案曰論衡效力篇梓材云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以戕敗人宥連下讀又以音形俱相近誤戕爲疆又脫去敗字又以音監爲賢又亂古一作叡以相近誤爲率又爲字古讀若化誤

爲化又謬解之云言賢人壯彊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攷馬鄭于此經皆以戕爲殘又鄭于太宰注引此經與今僞孔本不異則知論衡妄也

王啟監厥亂爲民（釋文曰監工暫反劉工銜反爲于僞反）

傳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

案曰傳以監爲監官攷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然則監指諸侯而言啟監猶立其監也傳云監官非是或以監爲諸侯之長謂康叔但康叔爲州牧固諸侯之長而此經啟監卻泛指凡爲諸侯者諸侯政之善否繫牧之責責監卽責牧也此說亦非或又以爲如三監之監此時武庚已誅何監之有尤謬厥亂爲民如下文所云是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釋文曰屬婦也）

鄭曰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疏傳）曰敎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存恤妾婦和合其敎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疏曰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

案曰鄭以胥爲相釋詁文戕爲殘已見上又小雅十月之交箋文大傳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困此天下之至

悲哀而無告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此說敬寡屬婦義也屬對敬故傳解爲存恤妾婦孤窮須存卹以繫屬之也疏以屬婦爲屬于人之婦卽妾婦也說與陸氏以屬爲妾之事妻同孔舒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疏說本此要非傳意鄭周禮州長注屬猶合也聚也儀禮士昏禮注屬注也從尾蜀聲徐鍇曰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從尾傳以屬爲存恤正合聚注續之意也說文卷十二下云嫋婦人妊身也从女翏聲周書曰至于嫋婦側鳩切玉篇卷上第三十五女部云嫋仕于仄鳩二切餘同說文張揖廣雅釋詁亦云孕重妊娠身嫋偆也又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嫋嫋嫋是妊身嫋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義皆與說文同也玉篇卷上第二十三人部又作僇壯救休救二切解與嫋同此經作屬屬音通嫋則從說文作嫋婦亦得爲一義但此經句皆作對若上言敬養寡弱下云至于嫋婦文義偏側不得帖妥或上句敬當作矜讀爲鰥則可敬矜音轉相亂或以致誤然無所據姑存其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釋文曰恬田簾反）

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案曰傳以引爲長釋詁文恬爲安說文心部文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釋文曰菑側其反畎工犬反）
傳曰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
列修治
案曰傳以稽爲考者鄭周禮宮正注云稽猶攷也計也稽攷而計畫之以治田也敷爲布者小雅小旻傳文菑爲發者說詳大誥疆字本作畺在說文卷十三下畕部注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居良切又重文疆字注云畺或从彊土畎字本作𠂤卷十一下部首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𠂤倍𠂤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𡍮又重文畂字注云古文𠂤从田从川畎字注云篆文𠂤从田犬聲是所謂陳列修治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私反）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堊色（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七卷下○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四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謂蓋覆之也
案曰馬云卑曰垣高曰墉者國語君有短垣是垣卑毛詩其崇如墉是墉高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垣牆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是垣墉皆牆但卑高異耳又以塈爲堊色且單舉塈不言塗者說文土部墍字注云仰涂也而塗字則在新附是塗當作涂玉篇卷上第九土部云塈虛既切仰塗也漢

書卷八十七揚雄傳云獿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墐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顏師古曰墐卽今之仰泥也義皆與說文合釋文引廣雅云墐塗也故疏亦云墐亦塗也然則涂墍本一事但仰不仰小異垣墉雖有別大約俱在高處多須仰涂故馬舉墍見涂也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墐猶焩焩細澤貌也塗之則細澤義亦通也其言堊色者春官守祧掌廟祧黝堊鄭司農云黝黑也堊白也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郭璞云黑飾地白飾牆穀梁傳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葭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蓋地與柱宜黑牆宜白范甯穀梁注黝堊皆黑者非地官掌蜃共白盛之蜃注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今東萊謂之以灰疏云蜃蛤在泥水乂取爲灰攻工記匠人爲世室用白盛注盛之言成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今此經塗墐指言涂牆故以爲堊色也茨傳以爲蓋者小雅甫田如茨如梁箋云茨屋蓋也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穀梁傳焚雍門之茨范甯云茨蓋也說文艸部云以茅葦蓋屋是也匠人有葺屋茷屋葺屋是艸屋則古以茅覆屋其常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釋文曰樸普角反斲竹角反雘胡郭反徐烏郭反說文云讀與霍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案曰此段疏多脫誤不可讀二文者蓋指塗墐茨塗丹雘也說文丹部引周書作殷丹雘據疏疑上文塗墐茨之塗亦本作殷）

鄭曰山海經云青丕之山多有青雘尚書疏○陳師凱書經蔡傳旁通四卷之下

馬曰梓古作杼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臒善丹也（釋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傳曰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疏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臒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馬云治木器曰梓者釋木云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則梓是木名而治木器亦曰梓以梓材美遂以名工故攻工記筍簴飲器射侯皆梓人爲之也樸說文木部云木素也斲斤部云斫也馬以樸爲未成器傳以爲樸治斲削然則樸是就其素質治之而未成器斲是斫削已成器也臒善丹也者說文卷五下丹部亦云然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鄭又引山海經青臒者南山經文青臒卽今空青鄭舉此以見臒不獨丹兼有青也山海經所載臒又有白黑鄭不舉者丹青所用尤多也上文塗堅茨塗堅是一事茨是一事此塗丹臒以塗字總目丹臒傳疏以塗丹皆爲飾物之名非也

又案曰以上三喻傳疏云以喻人君爲政之道先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加以敎化飾以禮義然後功成此說是矣而未盡也愚謂周公丁寧康叔欲其善繼穆考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

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杼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杼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杼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劉向說苑卷十二建本篇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焉以梓爲杼杼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杼材者正以杼之樸斲丹雘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此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畧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釋文曰夾音協付如字馬本作附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

傳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于先王之道遂大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疏曰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

案曰傳以夾爲近多方夾介同說文大部云夾持也是有近

義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夾古文尚書作夾是也后爲君者說文后部云后繼體君鄭曲禮注后之言後釋詁后王皆君也不言王而言后對先王指繼體君也式用釋言文付在說文人部与也从手持物對人然此字經典少用宜从馬作附也肆今釋詁文懌訓說毛詩大雅板傳文但古無此字釋文云字又作斁是古以斁爲懌然斁本訓厭似不得爲說文心部懌在新附注云說也經典通用釋疑此得之迷傳云愚釋言云迷惑也是也

又案曰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用德和民以繼先王而受命也其時庶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王應麟曰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頑民皆商之忠臣義士也傳檃以爲戒康叔順文敷衍皆不足取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釋文曰監古陷反）傳曰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于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案曰傳非也已句噫同歎以結之若茲句總目三篇也監惟

曰欲至于萬年言諸侯能若茲誥則享國久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言今王能若茲誥則受命固也此篇三言監皆指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而康叔實爲之牧長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幷普戒侯甸男邦采衞且以勉王如此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尚書後案

周書

召誥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疏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

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圓滿面嚮
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紀
之將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以朏紀之猶今
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
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
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已丑爲望言旣望者
謂庚寅十六日也

案曰鄭以此篇爲居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
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爲居攝五年是本諸
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爲一
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孔傳從
之然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從
之史記禮書劉歆恐亦出揣測皆不如伏生爲可信漢
書五十八卷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
五年而定明營成周不必待七年也鄭又以二月爲一月據
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說詳洛誥又推其不言正月之故以
制禮故也傳以望爲日月相望者劉熙釋名卷一釋天云望
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卤遙相望也
說文壬部云朢月滿與日相朢似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
从壬壬朝廷也據此則俗从亾通作望者非也傳云長月十
五日望疏以十六日爲旣望者易小畜上九云月近望孟喜
以爲旣望謂十六日是也傳又言越六日是二十一日疏又

言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經乙未溯之皆不誤鄭亦當同但以爲是正月非二月則異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禮記二卷曲禮上疏○爾雅四卷釋宮疏○史記三十二卷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疏曰周謂王都武王已都鎬知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時于豐立文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至豐告文王廟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鎬告武王也

案曰鄭云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者考親于祖廟猶告告考可知步行也者說文亦云然步从止从少止足也少者反止亦一足也止少捷踵而前爲行也堂下謂之步釋宮文豐鎬異邑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豐邑在豐水之東鎬京在豐水之東是異邑也云步自周則至于豐一似出廟入廟甚爲近便不見異邑相違之文者成王恭于父祖奔走速疾告武王廟卽行不俟車駕故錄書者不以異邑相違爲文以見成王之恭也魯世家注引此爲文誤作爲父據曲禮

爾雅疏改正馬云周鎬京也者周自后稷居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鎬京或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是也既營東都于洛又謂洛爲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是也此方從周至豐告營洛事則周自是鎬京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鎬武王所都在長安鄗上林苑中是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卷十云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于豐立文王廟是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釋文曰先息薦反又如字○案曰易先天而天弗違月令先立春三日皆與此同音如字讀非）

（鄭曰相視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于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案曰）鄭云相視釋詁文伏生大傳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觀洛邑也是也

越若來三日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釋文曰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朏于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曜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

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十四日也經營者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元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鄭云外朝一在庫門外皋門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其市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考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案曰傳以朏爲明疏引說文者卷七上月部文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是也疏又引周書月令三日粤朏者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師古謂說月之光彩非是王應麟謂月采當作月令粤與曰通隋東阿王碑有其詞粤是也疏既稱爲周書月令則是逸周書月令解或疑月令解卽戴氏采入禮記者但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禮記月令不同則知逸周書月令別是一篇非禮記月令且亦竝無三日曰朏之文至逸周書月令其序云周公制十二月

賦政之法今日雖存文則亾矣不知孔穎達何自得之豈在唐猶未亾故得見而引之與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故也又史記云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與此經合也云卜宅又云得卜者周官太卜國大遷則貞龜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衛文公遷楚邱未嘗不卜故此亦言卜宅郎洛誥所卜是也經營者大雅靈臺云經之營之毛云經度之也鄭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故此傳云規度位處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釋文〕汭如銳反

〔鄭曰〕汭隈曲中也〔尚書疏〕〔傳曰〕于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民治

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曰〕水內曰汭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治位乃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本是殷民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拘常例也

〔案曰〕鄭云汭隈曲中也者此洛汭是洛入河處二水相入必有隈曲禹貢河東過洛汭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雒汭皆是也鄭以

爲隈曲杜預亦云水曲流爲汭與鄭合傳以爲洛水北攷成
周固在洛水北傳以洛汭爲洛水北可也但汭字以水內見
義非以水北爲訓僞孔于堯典立一水北爲汭之例遂于凡
汭字皆言水北于此經義雖合而字訓則非也傳以攻爲治
者攷工記攻金攻木等工鄭云攻猶治也是也治都邑之位
者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
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建國必立城郭宮廟朝市之位也
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備引此經而云正位謂定宮廟然彼文
正位下別言體國則正位固不該城郭等鄭引此證彼非正
解其注此經必兼城郭等也逸周書作洛解曰乃作大邑成
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
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
明堂彼文正言營洛之事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二百步爲里
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
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郛方七百里
者誤當作七十里郭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郛彼下
文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郛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
外四面各五十里必不然矣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北正此
經所云洛汭也云以爲大湊者孔鼂注云湊會也爲天下所
湊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宮云者鼂又云五宮宮
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鼂又云明
堂在國南本講學大夫淳于登說韓嬰詩外傳及鄭禮記注

同也疏引左傳解此經爲農時役衆不拘常制者鄜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謂小雪時疏云小雪十月中氣周十二月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前小雪後方興土功而此于周三月起功不依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殷觀衆殷樂之與否故不依常時也鄭改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則下文甲子命庶殷丕作是今十二月之二十一日亦非冬至以前也今十二月非農時疏約言之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尚書傳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于洛汭遍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疏曰周徧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是三月十二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不書者無事也

案曰鄭云云者公至洛之後王亦繼至而經無文故解之以爲王于相宅無事故不書也但下傳云王與公俱至故此疏據以爲說則非是辨詳下文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之事可知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稷配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

傳皆云養牲以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案曰用牲于郊傳以爲告立郊位于天者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匡衡等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于豐鄗成王郊于雒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薶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

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傳以牛二爲后稷配天者逸周書作洛解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故二牛疏引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文據彼知帝稷各一牛也傳又言后稷貶于天云云者蓋經典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言少牢則祇羊豕惟郊天用特牲專用牛不兼羊豕而稷則有異郊特牲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犢貴誠也又禮器云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愼其獨也此皆言郊天特牲之事又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彼稷謂祭穀神非此配天之

祭不得以爲說今孔傳乃言稷有羊豕者孝經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于明堂同是配天之典詩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是配食有羊則亦有豕可知又生民詩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禖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又云從于帝而見于天則是祀天而以先禖配也則配天者用太牢矣以此推之則后稷配于郊當多羊豕以少爲貴故多爲貶也經不言者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主于祀天牛與天牲同而見之羊豕非天牲則不言也又攷鄭康成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此經牛二之解傳疏既云帝稷各一有南郊自當有北郊經但言郊牛二意若專指祭天南郊不及祭地北郊者據下節疏以爲省文王商等說此經皆天地並舉疏說得之作洛解亦舉天以該地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

案曰作洛解云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以黃土云云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爲省文是也既以爲省文則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攷之禮牛羊豕各一爲牢又爲太牢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韋昭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是也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已見上文社牲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作洛解但言太社亦省文也乃傳則云社稷共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亂妄甚矣白虎通卷上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又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疏乃曲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彼文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攷王

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

傳疏非也

〔又案曰〕鄭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卽社非也社乃土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神棄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卽祀以爲社爲稷也此社于新邑卽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又此傳之說雖誤但旣以社爲勾龍則知社非卽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庶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

庶殷丕作

〔傳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庶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疏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庶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庶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季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于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于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邦伯諸侯

之長故謂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案曰疏引左傳者彼云土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物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命庶殷之意故引之宣十一季楚令役于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之意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蔫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亦此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釋文曰復扶又反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尚書疏傳曰諸侯公卿竝覲于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疏曰上周公用書命庶殷者自命之不由王也庶殷既作諸侯公卿乃竝覲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竝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已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
案曰鄭云云者經言以庶邦鄭言以皮以皆與也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則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者春秋定八季經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季左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當是

此時所賜與周公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璋必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用璋爲幣必以皮配合之也攷公羊傳璋卽寶玉大弓之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殊言之者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器當尤異故別言之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尚書疏王曰爲戒成王賜周公也尚書疏傳曰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于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疏曰幣既入卽云賜周公者召公不得賜周公知稱王命也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故稱王命賜周公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

案曰鄭云戒成王立于位云者是時王與公俱在王蓋以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知者洛誥王言公旣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留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故上文鄭注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僞孔言王與周公俱至攷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

仟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公同以乙卯至洛何用仟來獻卜
乎僞孔非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尚書疏）傳曰
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
改之不可不慎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
憂何其奈何不敬之欲其行敬（疏曰）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
之大故傳言大子
案曰鄭以元爲首者僖二十三季狄人歸先軫元面如生是
謂首爲元也說又見下文傳訓大逸周書祭公解云皇天改

大殷之命則傳亦得備一義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傳曰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
以紂不行敬故（案曰）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則
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傳曰于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
不忝
厥終智藏瘝在（釋文曰）瘝工頑反○（案曰）智本作暬藏
本作臧瘝本作鰥皆隸書省增幷改也
鄭曰瘝病也（尚書疏）○王同（傳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
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康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釋文曰夫知音扶字籲音喻）

王曰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尚書疏五百等書傳會選五卷）傳曰言困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

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天亦哀之

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疏曰）夫猶人人言

天下盡然也

案曰王以夫訓匹夫者讀如字觀禮記若夫鄭注亦讀如字

疑古自有此訓今人讀爲扶解爲虛字者皆俗說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鄭曰面猶回向也尚書疏）（傳曰）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

之王以爲法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

順之今桀棄禹道天已墜其王命次復觀有殷天道所以至

于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既墜其王命（疏曰）面爲向義志意向

天言能同天心也

案曰鄭以面爲回向者鄭夏官撢人注云面猶鄉也鄉向同

漢項籍傳馬童面之劉敬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案曰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平帝十二季詔引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召誥之辭今作壽耆與耆老義同也）

（傳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其考行

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
畏于民嵒(釋文曰)誠音咸嵒五咸反徐音吟
(傳曰)召公歎曰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于小民
成今之美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嵒僭也
又當顧畏于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案曰)傳以丕爲大誠爲和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誠和也从
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誠于小民胡甕切丕字始一終亥本作
丕分韻本作不丕不古通也嵒爲僭者說文卷九下石部云
嵒磬嵒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嵒讀與嚴同臣鉉等曰从
品與嵒同意五銜切然則山石參差不齊象似僭差故傳訓

僭廣韻卷二下平二十六咸亦云嵒僭差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尚書疏○王同)(傳曰)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
行教化于地勢正中(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
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
東則景夕多風日卓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
今河南縣是也
(案曰)鄭云自用也者詩菀競傳文傳云躬自非也傳又以土
中爲地勢正中疏引周禮云云者彼疏云據中表之東表而

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與日爲近
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卤表而言是地
于日爲近卤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卤表日未中仍得
朝時之景故云日卤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
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
是其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景短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
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爲近北景長多寒也
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王充論衡卷二十四
難歲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卤南北盡地廣長九州
之內五千里周公卜宅曰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康成
謂禹弼成五服夷下方萬里夏衰地減湯制天下方五千里

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
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與鄭合
又漢書婁敬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亾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
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
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
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白虎通京師篇尙書王者必卽土中者
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此
皆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案曰）書傳會選音釋治平聲

（王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尚書疏）

（傳曰）稱周公言其爲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愼祀于天地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案曰）王云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文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釋文曰）比毗志反徐扶志反

（傳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曰）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案曰）傳以邁爲行釋言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季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季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尚書疏）約王義（傳曰）繼受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案曰）王云云者召公引夏殷長短之命爲王監若但謙不敢知非戒王意故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也說詳君奭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案曰貽說文無此字當作詒
傳曰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
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此
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不敬德則愚
凶不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
行敬德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案曰王充論衡卷二率性篇云人性有善有惡善則養育勸
率無令近惡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召公戒成曰今王初
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
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
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
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經言初生似言
嬰孩時亦可而王充以爲十五子者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辯
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
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
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經言自詒哲命謂當修賢智之德
以祈永命則非嬰孩所能故王充以太子入太學之期當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傳曰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秉常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

用治民戒以慎罰順行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于王亦有光明
案曰傳以元爲首者釋詁首元皆始則元亦首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季式勿替有殷歷季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傳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季
勿用廢有殷歷季庶幾兼之疏曰王者不獨治當以臣助之
上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言當君臣共勤
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
案曰傳以恤爲憂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式爲用皆爲廢竝釋
言文王符潛夫論卷六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

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蓋勤恤即安民民安乃命永故符說此經義如此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釋文曰顯字或作丕）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
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尚書疏）王曰我小臣召公
自謂（尚書疏）傳曰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
言我小臣謙辭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
之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
行之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疏曰拜
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頭至手又申頭至地故拜

手稽首重言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于王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且拜且言故以爲既拜興拜訖復言也拜手稽首說詳堯典傳以讎爲匹釋詁文又以末爲終者說文木部云木上曰末易繫詞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擬之卒成之終干寶注云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然則末終皆謂卦之上爻是末猶終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釋文曰奉如字又芳反供音恭徐紀用反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疏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與衆百君子皆勤也

〔案曰〕勤卽上文勤恤之勤上既言爲治宜君臣共勤又言百君子指諸侯與羣吏謂治民非一人故傳以非敢獨勤解之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一終

尚書後案

周書

洛誥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季二十成人故歸政而退老（疏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營洛邑既成歸西都其季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所誥也言還政者以成王已二十成人故也傳說成王之季惟此而已王肅于金縢篇末云武王季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季

稱元季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殺管叔三季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六季而成七季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三周公攝政七季成王適滿二十孔于此言成王季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三是孔所據也

案曰傳以復爲還政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正義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覲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季致政成王鄭注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鄭注周禮天官說竝同此周漢相傳古義也王莽託周公以行其姦語多附會但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正爲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無由託之漢書卷九十九上莽傳云元始五季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和平

元年詔曰違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
之政于成王也傳又以成王時年二十者說本王肅肅據家
語家語肅所私定與鄭不合非也說詳篇末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
下之命故已攝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
明君之治疏曰如往釋詁文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釋文曰瀍直連反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
外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
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朔黎水者近
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尚書疏顧彪述鄭義○詩四之一卷
王風譜疏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
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也
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疏曰黎水下不言吉凶我乃
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郟鄏已有遷都之
意而先卜黎水者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故先
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今河南城
也洛陽郟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季城

成周是也

案曰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既得卜經營然後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無煩更卜則經所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處也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鄭意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是周公所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頑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傳疏似皆誤以爲河朔黎水之卜亦爲欲建王城澗東瀍西之卜亦

出于周公皆非也河朔黎水者河北黎水交流之內謂黎陽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水經五卷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酈注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此地與紂都朝歌密邇故鄭云爲商民懷土重遷先卜近以悅之也鄭云瀍水東今洛陽召公所卜今河南云云者舉漢地名爲驗也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鄭以惟洛食爲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爲兆順食鑿自淺見觀之似食鑿之說爲是其實非也蓋鑿者烟煤所成（鑿字从黑黑字从炎上出囪是烟煤所爲也）利以引火卜者四時各灼龜之

一體鄭注周禮云春灼前左夏灼前右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
後左秋灼後右冬灼前右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
焞焌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故必以墨畫之使
火循墨而延蔈以見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
爲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經何爲言食墨
邪當从鄭服田相食之說爲長也

仵來以圖及獻卜（釋文曰）仵普耕反徐敷
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傳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案曰）仵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惟卷十二上手
部有抨字注云撝也傳訓仵爲使而釋詁抨抨皆爲使則此
字當从手漢劉向傳引此經孟康注云使人以圖來示成王
是也詩大雅桑柔云弃予不遂毛傳云弃使也經典釋文云
弃本或作抨說文卷一下艸部葬馬帝也是以弃爲抨乃假
借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定宅仵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季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鄭曰）仵來來者使二人也（疏）尚書（馬曰）貞當也（釋文）（傳曰）公前已
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
美公其當用我億萬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疏曰）
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季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

拜手稽首而受其言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案曰鄭云俾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召公先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卽繪其地圖未及發使聞王而周公至周公自然先以召公所卜及圖使人獻王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言來來也視古示字儀禮士昏記云視諸衿鞶鄭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作示俗誤也馬云貞當也者乾利貞子夏以貞爲正師彝傳云貞正也貞與正通而廣韻云正當也廣韻必

有所本故馬云當也億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安也則非數卷十下心部㤅字注云滿也一曰十萬曰意然則此字當从心不从人也傳云十萬與說文合疏引王制楚語爲證又言今算萬萬爲億者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據此疏則楚茨亦傳云百萬箋云十萬各從其家今刻楚茨箋傳俱十萬曰億此俗人妄改凡鄭箋與毛異者則不復更說如楚茨箋與傳同何必複出且疏亦更不及乎無識者據此俗刻或反疑鄭于一經中彼此互異不知鄭訓詁極精豈肯乃爾

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韋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鄭从古數韋與之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萬萬曰億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下數也鄭以數爲多故合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則此傳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尚書疏○禮記三十卷明堂位疏○王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疏曰于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雖有損益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知者以此云祀于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舊禮也）

案曰鄭以殷禮爲先代禮者白虎通卷上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

爲用先代禮詩周頌酌疏推衍鄭意與此經注同此漢經師相傳古義也鄭又言周公制禮樂既成者明堂位及大傳皆言周公攝政六季制禮樂七季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是將致政知禮樂已成然則此時王已應卽政而又言待王明季卽政者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歷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周公反政是致政在是季季終則王卽政在明季歲首矣此時猶未卽政故仍殷禮也傳云舉殷家祭祀疏謂殷禮卽周禮周禮何得與殷同且以下文騂牛爲證據傳以爲與烝祭是一事耳若依鄭則是改歲之事何得以爲證乎改歲始用周正色此時未用亦如殷尙白而元牡告天用夏禮鄭義甚確傳疏皆非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文選三卷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又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傳曰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案曰王以秩爲序者秩當作斁見堯典云無文者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下卽引此經咸秩無文而說之云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咸秩謂秩其尊卑無文謂禮儀簡質何休注公羊桓十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尙質周尙文也此言無文明用殷禮耳僞孔云次秩不在禮文者祀之非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釋文曰記上音越曰曰上開字與日絕異陸屢辨之陸不識字故也然觀其辨則知唐初猶不至如今人以潤偏爲日狹長爲日也篤本作竺多毒反與篤同厚也見說文二部）

（傳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

（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案曰教據大傳當作學）

（王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尚書疏傳曰）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案曰）伏生大傳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康誥言侯甸男采衛播民和見士于周則使天下諸侯盡效功正此時情事所引傳伏生據未焚書以前傳記蓋七十子緒言自爲可信王及傳非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敉弗其絕（釋文）

曰發音豔敍絕句馬讀敍字屬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尚書疏傳曰少子慎朋黨少子慎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發發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案曰鄭以孺子爲幼少者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是也傳以其朋爲慎朋黨者後漢書卷四十八爰延傳延上封事于桓帝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是也又以發發爲火尚微者說文炎部云發火行微發發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上書成帝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皃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然則庸庸猶發發也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作鄗卜洛誥文曰鄗徐許反惟都昆反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惇亮反

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

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尚書疏）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曰）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元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孟子引享多儀四句趙岐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趙意與鄭畧同也傳以爽爲差左者詩衞風氓毛傳義也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何其文爽與張揖注又卷八十七揚雄傳校獵賦不見其爽顏師古注竝同方言卷十三云爽過也郭璞曰謂過差也是也逸周書卷六謚法解爽傷也墨子及韋昭國語注皆以爽爲喪爽傷喪音近故爽有傷義說文人部云侮傷也經爽侮連文則侮似不可訓傷當从傳爲慢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釋文曰頒音班徐甫反棐音匪又芳鬼反）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尚書疏）（馬曰）頒猶也（釋文）（傳曰）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疏曰）說文云頒分也

（案曰）鄭以頒爲分者說文卷三下支部攽字注云分也即引周書乃惟孺子攽以證然則字當作攽且攽字句絕也馬義

未詳

汝乃是不蘟乃時惟不永哉 釋文曰蘟徐莫剛反又武剛反

傳曰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

案曰鄭云蘟勉也者此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瞢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泰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卽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僞孔改蘟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傳曰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違用來言皆來

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案曰傳以篤爲厚釋詁文戾爲來者詩我客戾止箋訓至釋詁來戾同訓至故轉相訓公羊隱五年登來之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是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傳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當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疏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祭祀最尊大

案曰傳以稱爲舉者逸周書祭公解載穆王命祭公之言亦有王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晁注云稱謂舉行也是也伏生大傳引此經云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鄭皇矣江漢詩箋皆以對爲答則義同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釋文曰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遠反○案曰馬鄭王讀皆古音說見牧

嗇然嫁音後世已變若依古音讀則五嫁反亦不如唐韻中迓字之音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御即古迓字

鄭曰稱上曰衡文選五十二卷曹元首六代論注○又五十五卷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傅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案曰鄭云稱上曰衡者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于其上是也傳以迷爲惑釋言文迄爲慎釋詁文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迓即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尚書疏傳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疏曰退退朝也周公令成王坐王位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于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行新政也

案曰王肅注云云者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冀其後復來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宗周卽鎬京王肅意畧與鄭合也惟云俱至爲誤見召誥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卽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若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釋文曰敉亡婢反監工銜反

鄭曰敉安也周禮春官小祝疏傳曰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

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不可以去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案曰）鄭云救安也者大誥云救寧寧訓安則救亦安意也傳以爲撫順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救撫也从支求聲讀若弭即引周書此文以證故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支部云救安也撫也兼鄭許二訓也士爲事說文士部文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亦云輔弼疑丞即引洛誥此文以證大戴禮保傅篇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此與諸說大同小異傳疏皆非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釋文曰敷音亦）

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詁云肅進也

案曰傳以予往爲往洛邑者下文戊辰王在新邑是王仍將往洛也祇敬釋詁文困哉當作困我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毋困我哉又卷九十八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逸周書祭公解亦云公無困我哉是也傳又以斁爲厭說文支部文刑爲法大雅文王傳周頌烈文箋我將傳文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天之命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雝疏）傳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意（疏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還爲去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居臣位爲太師也

案曰鄭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冢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

曰顯紀黑曰元棨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德生木者殷水德生水者夏金德生金者虞土德生土者唐火德明堂之制唐虞三代皆有之而名則異堯火德合稱文祖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不相襲要其制是一故云文祖周明堂也鄭又云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又與武王竝稱則是稱文王以文王有文德合于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烈威也雒誥詩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彼箋用釋詁義訓烈爲光此訓威者以光烈連文不得以烈爲光故訓有異亦得兩通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曰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案曰其自時中乂傳以爲用是土中爲治者召誥自服于土中其自時中乂是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傳曰我旦以衆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

鄭又以文祖德爲明堂之德者大戴禮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止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記月令篇言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盛德在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廟太室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元堂左个元堂太廟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鄭又以明堂祀五帝云云者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

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

〔案曰〕傳云烈業師衆孚信竝釋詁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釋文曰〕單音丹馬丁但反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詩周頌維天之命疏〕〔馬曰〕單信也〔釋文〕〔傳曰〕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

〔案曰〕鄭以考爲成釋詁文又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云父死曰考成也亦言稿也稿于義爲成凡五材乾稿乃成是也

昭明小雅鹿鳴箋義單盡天保箋義也馬以單爲信疑非也

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天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爲用其法度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答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馬融注論語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詩一之五卷召南何彼穠矣疏傳曰所以居上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疏曰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案曰鄭以寧爲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爲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云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鄭欲言武王亦得稱寧王以說此經之寧爲兼稱文武也營洛邑遷頑民凡毖殷之事皆文武之志故曰使我來毖殷乃受命于文武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吾南望三涂北望有嶽顧瞻河宛瞻于伊洛毋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又言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意文王始受命

故亦推本之傳及顧彪以寧爲安非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釋文曰秬音巨鬯敕亮反卣由手反又音由禋音因）

鄭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尚書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酌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六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卽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齮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

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也公旣告太平而致政成王酌之故本而說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二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案曰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禋是祭五帝然則下文禋于文武亦言禋何蓋承上明禋順便言之或精意以享爲禋可通言也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

疏引鄭志洛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徧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傳以此明禋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于文武爲一事非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尚書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傳曰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于明堂此爲祭于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此祭文武不知是用祫禮用禘禮抑用時享禮不可知也傳既以上文明禋爲祭文武遂以此節爲申述上文實即一祭但告太平難言不宿疏曲附之終屬詞窮益見鄭義之確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佚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釋文曰遘工豆反厭於豔反徐於廉反）

馬曰厭飫也〔釋文〕〔傳曰〕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曰〕釋言云惠順也釋詁云遘遇也厚行典常有次序則凡爲政者皆無遇用患疾之政以害民〔案曰〕馬云厭飫也者曾子問祭殤必厭鄭注厭飫而已是也說文卷五上甘部厭飽也从甘从肰卷五下食部饜飽也从食芙聲引詩飲酒之饜爲證燕食亦飽義也隸變加厂又或作饜飫又省作飫皆非也傳云自用詩執競傳文引長考成皆釋詁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釋文曰〕王在新邑一孔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疏曰〕鄭以王在新邑烝祭爲句釋則鄭以王在新邑烝祭上屬○〔案曰〕據疏祭字單行本及割入注疏本並同釋文脫

〔鄭曰〕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尚書疏約鄭義○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譜疏○又閟宮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七卷郊祀門〔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

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
季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
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
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
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
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
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
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
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
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
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祭統云

古者明君尊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
故云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
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
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
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
一者于是成王元季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周頌烈
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
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
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

案曰鄭云云者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釋天亦云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云云者上文周公反政此別以歲起自是成王卽政元季爲欲立公後用二特牛告文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不相蒙也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則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攷春秋隱六季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記礿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云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季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季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季營成周七季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季事洛誥是七季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季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

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今解爲王到到與在絕異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爲晦而烝祭在明月正月則祭以何日邪王到猶日祭祀大典反不日邪且周正月則夏仲冬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若以夏仲冬烝祭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强附會以爲冬祭必用仲月掖大司馬仲冬大閱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邪疏又云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是因鄭謂正月朔日祭文武而爲此說破之耳但戊辰晦到本出僞傳謬說而可據以駁鄭邪且烝是冬祭萬物成熟祭必備物今用特牛豈得爲烝邪疏反謂太牢外加一牛非典說邪又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王祭焉賈公彥彼疏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侯國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疏既曲附僞傳幸尚附載鄭注又引烈文箋而申之云云其意則是而語尚未詳析據彼烈文疏謂是成王卽政元季歲首朔日用朝享禮告嗣位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故當用朝享之禮朝享者朝廟受政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季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又引洛

誥文王騂牛一云云及鄭注謂與烈文告嗣位爲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嗣位事訖更祫祭文武于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卽政用朝享禮當徧歷羣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合彼疏觀之始明也詩書疏俱出潁達詩疏推鄭義謂告文武封周公與朝享告嗣位同在成王元季歲首朔日書疏從僞孔駁鄭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一人而自相矛盾詩疏是書疏非也

〔又案曰〕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季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況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五季洛誥在七季合爲一季亦非也若以五季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季

十二月幾而三季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季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季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僞傳及疏皆非也

〔又案曰〕用騂牛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彼注云騂牲赤色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鄭上文肇稱殷禮注謂周公制禮不令成王卽用殷禮俟明季卽政方用此卽政元季正月朔日告祭故用周之正色也鄭以冊爲冊祝書者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籀古文尚書冊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篇云漢制約敕封侯曰冊冊賾也敕使整賾不

犯之也是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釋文曰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逕咸格絕句祼官喚反）

馬曰（釋文王）太室廟中之夾室（釋文）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尚書疏○玉海九十七卷郊祀門）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太室清廟祼圖告神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尊周公爲賓異于其臣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圖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圖

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六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禋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以祼爲重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祼時也攷禮記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定四季左傳云命以伯禽卽史逸所讀策也文十三季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

主

案曰傳以此節爲卽上文特牛告文武事是也但文武異廟而上文鄭注謂祫祭文武于文王廟者烈文詩疏引此而申之云并告文武一處爲祭皆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然則此言咸格者明其躬詣耳傳云皆至其廟親告似文武廟兩處各祭者非是又以此禘祼同在烝祭日則尤謬辨已見上太室馬以爲廟中夾室則是旁次室非正室矣非也王以爲清廟中央之室得之周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彼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上文鄭注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今王肅于此太室亦以爲文王清廟是王肅意以此節與上特牛告祭爲一事

也室以爲中央室者清廟箋又說死者之廟象生時所居宮室人注說宗王寢明堂三者大小雖異其制則同宗廟以祭先王寢王所居明堂聽政地也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宗未暇爲明堂制然據樂記注克紂時所作文王廟卽爲明堂制因文王已受命不可用侯國制不嫌死廟異生宮況周公致太平制禮樂營明堂于洛邑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之數自然亦作其廟于洛如明堂矣月令十二月王各有聽政地而太廟太室則爲中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者也文王廟制亦如之則經言入太室祼自是文王清廟中央之太室與明堂之太廟太室同制者故王肅云云也斯干詩疏載鄭志答張逸引此洛誥王入太室一條亦言周

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其意亦是指太室爲廟中太室也祼傳以爲告神殊不明疏以爲獻尸是矣又引郊特牲云云則非也蓋祼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既灌孔安國注酌鬱鬯以灌地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周禮司尊彝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祼經先殺後祼自是獻尸之祼疏誤以獻尸之祼即是降神之祼曲說爲記者不依行事之次大謬所引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一段乃侯國之制正所云因祭命臣者以解此經尤謬說已見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釋文曰受命絕句馬同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季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釋文○武成疏約鄭義○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禮記五十二卷中庸疏○玉海一百九十五卷祥瑞門馬曰惟七季周公攝政七季天下太平釋文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季天下太平

案曰鄭云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鄭據此文也云武王俯取白魚見太誓云皆七季崩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季爲文王元季則文王受命七季不數受赤雀之季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而崩是遥數得

魚之季及崩季爲七季也然則文王受命之後跨歷八季實爲匝七季武王得魚以四月崩以十二月則亦幾匝七季矣管子卷十六小問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季而崩是也周公居攝竟是季十二月亦已匝徧七季故不敢過也歷攷羣書如逸周書卷六明堂解韓非子卷十五難二篇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皆言周公居攝七季與鄭合也馬注亦同又云天下太平說詳康誥及序

又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亦皆七季中事也故總結之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七季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正義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季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季十歲家語肅私定不足信衛宏傳古文尚書鄭亦傳古文故從其說是幼弱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季十三至明季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時成王季十四卽位攝政之元季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季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除往季時成王季十六攝政之三季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得攝政七季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季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成王時季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季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季十二

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卽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旣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旣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時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卽政時年二十二也據此正義孔鄭異說鄭據伏生書大傳故可信伏生傳今文鄭傳安國古文然伏生亦傳業安國二家之學異流同源故往往胎令若僞本孔傳皆出王肅臆造不足據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三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尚書後案

周書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季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尚書傳曰周公致政明季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誥此衆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成周

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爲士其名不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爲成王元季三月者成王卽政元季卽周公致政明季也鄭又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衆士以撫安之者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以爲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戒成王多士自爲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釋文曰弔音的旻閔中反喪息浪反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釋文傳曰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旻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仲秋云殺氣寖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旻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有取于肅殺也馬注殘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故旻天大降喪亾于殷也僞傳則訓旻爲愍彼釋天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愍痛也眉隕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爲愍而僞傳從之言旻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

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馬注異攷詩大小雅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惙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及鄭義合僞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釋文曰弋徐音翼疏曰鄭康成王肅本弋作翼馬本作翼義同○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尚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騶虞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宴待天子是翼驅同義也驅即取故馬言取孔改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也何晏注云罔誣罔固薛季宣書古文訓作亾郭忠恕汗簡心部有忘字釋爲固字云見尚書益忠恕惑于僞孔故誤忘爲古固字實則是怙字也忘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傍即爲怙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季及宣十二季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

怙惡不悛也然則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詞誼明順僞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釋文曰嚮許亮反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肩馬曰肩過也釋文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爲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然篇云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卷七語增篇亦引此經而釋之語畧同王充以上帝爲舜攷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帝充此說誤其言天無爲人君宜法天則甚精確傳云天欲民長逸樂桀政不之逸樂故天譴告之與充法天無爲之義正合是也其以淫佚爲過逸則非也馬本泆作肩當從肩爲正釋文云又作佾說文卷八上人部佾字在新附裴光遠集綴又作肩見汗簡此皆因肩而誤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與此文相類桀紂惡同則此自當作肩說文卷八上尸部肩字注云動作切切也从尸月聲私列切方言卷十云迹迹肩肩不安也江沅之閟謂之迹迹秦晉謂之肩肩或謂之蹇蹇或謂之

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云皆往來之皃也又卷十二云屑往勞也郭璞注云屑屑往來皆劬勞也觀說文方言解屑之義正與引逸相反天欲民逸樂聖人法天致治桀紂動作切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故馬云過也孔于多方既作屑而于此妄改作泆且以馬過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泆爲逸非也引長釋詁文適之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適之也从辵啻聲宋魯語革更卷三下革部云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是也甸治毛詩信南山韓奕傳義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案曰云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者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是也文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紂父以前未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與此合也易帝乙歸妹荀爽以帝乙爲湯虞翻以爲紂父荀是也據殷本紀湯號天乙紂父亦名帝乙殷道質疏可同名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暴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案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史記魯周
廣曰一作敬之也裴駰引公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
馬注云云疑馬本如此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
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
爲敬暴亂甚
案曰馬以誕爲大釋詁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淫浸淫隨
理也泆水所蕩泆也是誕淫厥泆謂大淫樂其逸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
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傳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
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

皆有闇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傳曰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天有命命周割
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天下事已之我
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我其曰惟汝
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曰云自乃邑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
邑周曰京師引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卷下三

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緐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此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案曰）蔡邕石經殘碑有維天命元胜不敢有八字盖本皆無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孔本後下有一字而以詠訓之抑本無此字而以意增成其句邪

死字誤爲元而脫違字也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漫滅諸不可攷矣僞孔云詠不知僞邪

傳曰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鹵汝于洛邑教詢汝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詠汝無怨我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鹵廻故爲居鹵

案曰洛邑在故殷朝歌鹵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鹵故曰遷居鹵爾然康誥稱作新邑于東國洛而云鹵爾者洛在鎬之東殷之鹵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人在殷王庭有服職在

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廸道說文卷二下辵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非予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尚書疏王曰言商今爲我之天邑尚書疏傳曰言我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天所建王注非也率肆傳云循故事憐愍汝

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云人君于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亦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肆矜爾釋詁又云矜常也方言云憐愛也汝潁之間曰憐秦晉則矜與哀通矜常即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矜同義充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釋文曰遜他力反比毗志反案曰蔡邕石經王曰下多告爾二字奄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鄶注云周公所誅鄶國依檢切廣韻音同又音史炎反注云國名玉篇又音烏檢反注云周所伐商奄也陸德明于此及左傳皆無音遜傳訓順攷遜之言遁其訓順者字當作愻愻俗儒見愻字皆改爲遜遜而經典中遂罕見愻字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愻順也引唐書五品不愻此古文也而僞孔已改爲遜矣此經訓順正當作愻而亦改爲遜矣不知愻遜二義全別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遁可作孫也論語奢則不孫又近之則不孫是順亦可作孫也孫與

慫遂俱可通而遹慫邦不可通今皆爲俗儒改亂惟緇衣恭以緟之則民有孫朱本尙作慫

〔王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尙書疏傳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道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疏曰〔案曰〕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季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王卽政元季作上距踐奄五六季追述前事故云昔也成王政將蒲姑多方周官四篇其次當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說詳多方序及多方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袞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傍據鄭此注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說文云在魯當以此說爲正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黜鄭凡鄭說皆以私意駁之此不可信也而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滅飛廉驅虎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潏在鹵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荒此飛廉爲所兼之確證而奄爲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處言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破斧疏云黜殷伐淮夸踐奄皆東征事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也）四國謂諸夏之國故不數也此疏不詳攷而顯違鄭義非也　奄既與淮夷是一則知此經四國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卽包淮夷也

也降命謂下令卽作誥也王以民命爲君降爲誅之非也詳多方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宇汝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釋文曰賓如字徐音儐啻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案曰賓从馬讀則徐音是也幹非也）

馬曰賓郤也（釋文）傳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

順事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
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汝
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
汝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賓郤也者馬以賓與擯同戰國趙策云六國從親
以擯秦史記蘇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
賓之比于戎翟賓擯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此洛邑（尚書疏）〔傳曰〕今汝惟是
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

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幹事故有幹爲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
當居行〔疏曰〕鄭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
〔案曰〕傳以時爲是釋詁文或爲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吕覽引云毋或作好毋或作
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
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
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
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

二下戈部或字注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即域九或即九有隱三季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即有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三終